

張宗昌的故事(一)

唐志學

穢惡粗鄙胡鬧荒唐

近年以來我國所拍攝、上映的北洋軍閥胡鬧荒唐的影片，泰半影射張宗昌、褚玉璞之流。什麼張大帥、丁副官等等的言行種種，邪惡淫暴處令人切齒，滑稽粗鄙處令人嘔飯，台港星馬各地觀眾不但大感興趣，對於這一批牛鬼蛇神的混球、怪物、禽獸、活寶還並不覺得陌生，連三尺童子都在津津樂道，相互調謔取笑。乍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，其實試一深思，便不難明白其來有自，大有淵源。因為，好幾十年以來，報章雜誌，稗官野史，寫那批北洋軍閥的荒唐胡鬧事跡，早已車載斗量，汗牛充棟，無分大江南北，乃至寶島台灣，幾於人人耳熟能詳，時刻當作茶餘酒後的談資。北洋軍閥的惡名四播，遭受口誅筆伐都已經到了什麼程度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正因為北洋軍閥經人寫得太多談得太多，就難免會有荒腔野板，唱得走樣。天長日久，積年累月的在訛傳訛，真情實況反倒不易為人所知

。正史也好，軼聞也罷，都以真實性如何為第一要義。何況人有物性便是人物，以張宗昌為例，一生是非功過對於一部中國現代史畢竟也有相當重要的關係，一部二十五史中，篡逆、奸佞、流氓、盜賊依然有傳，正是為了保存歷史的完整。基於這一層理由，筆者方始不惜破費大功夫，搜集史料，多方考證，也來大寫特寫張宗昌。

張宗昌是一個一身都是罪惡，雙手沾滿血跡的北洋軍閥後起人物，畢生行誼盡是矛盾，他小時候因為家貧無法讀書，然而他却是山東濰縣遜清狀元王壽彭的「入室弟子」，因為他是正式向王狀元磕了三個頭拜過老師的，拜了狀元公為師，張宗昌在文字方面仍還是少有進益，他所遺留的幾首歪詩，祇能加以「粗鄙不堪，不通之至」的評語，例如載在他的「效坤詩抄」上，教人笑掉了牙的那幾首打油之作：

一、改寫大風歌

大砲開兮轟他娘，威加海內兮回家鄉，安得巨鯨吞扶桑！

二、笑那劉邦
聽說項羽力拔山，嚇得劉邦就要竄，不是俺家小張良，奶奶早已回沛縣！

三、遊蓬萊閣

好鳥蓬萊閣，他媽真不錯，神仙能到的，俺也坐一坐。
靠窗擺下酒，對海唱高歌，來來猜幾拳，舅子怕喝多！

四、詠華山

遠看華山黑糊糊，上頭細來下頭粗，若把華山倒過來，下頭細來上頭粗。

張宗昌拜狀元公王壽彭為師，其間經過，頗為可嘆。民國十三年，直奉二次戰爭，馮玉祥倒戈，直系曹錕被囚，吳佩孚敗走，張宗昌在奉軍統帥張作霖的羽翼之下，以一名奉軍第三旅長，收容直軍潰卒，加速擴編所部，漸至擁眾三十萬，官拜「義威上將軍、東北第二十七方面聯合軍團長、直魯聯軍總司令、山東保安總司令」，進而為山東軍務督辦兼省長，割據一方，儼然北洋

重鎮。他因為自幼家貧失學，一到桑梓之地山東任上，便下一道命令，將山東原有的農業、工業、商業、法律、醫學、礦業六所專門學校，統統加以合併，設立一所山東最高學府——山東大學。

山東大學在一聲令下之後正式成立了，張宗昌一想，是學校就該請個校長，他創辦的山東大學當然也不能例外。該找誰來當這聖人之鄉、禮義之邦的首任大學校長呢？於是，他便問他的那幫左右隨從，親信幹部，沒頭沒腦的便是一句：

「俺們山東，數誰識字最多呀？」

「大帥，您問這個幹啥？」

誰識字多誰當校長

張宗昌鄭重其事的答道：

「俺這是在辦一件大事。山東大學要請一個校長，誰識的字多，俺就叫他幹。」

偌大山東一省，誰知道誰識的字最多呢？何況張宗昌問的還是他身邊的桓桓武夫，跟他一般兒的，識不了扁担大的幾個字。經過一陣緘默，終於有一名幕僚，想了起來說道：

「俺們山東識字最多的，就數濰縣的王壽彭。」

張宗昌愣頭愣腦的又問

「王壽彭，他是個幹啥的呀？」

回答是——

「人家是前清的狀元呢。」

張宗昌再粗魯無文，不學無術，總不能說連五經魁首，大魁天下的狀元都不知道吧。祇不過，時值民國鼎

革十有三年，他沒想到，除開江蘇南通張季直（謇）以外，山東濰縣還有一位遜清末代狀元，因此，他頗為驚駭，脫口而出的問道：

「俺們山東也有狀元呀？」

他的幕僚告訴他說：

「俺們山東是聖人的家鄉，歷朝歷代，出的狀元可多着咧。不過那些老狀元全死光了，就祇剩下濰縣的那個王狀元。」

張宗昌很高興，頓時就下個命令：

「好，就讓王狀元當校長。你們快給我去找王狀元給叫來。」

也有些喝過半瓶墨汁，唸過些年書的幕僚，提醒張宗昌道：

「稟大帥，山東大學是大帥您辦的，那您就是山東大學的學東，學東請老師，得講究個禮數，要不然就會鬧笑話了。」

張宗昌眼睛一翻的問：

「那你說吧，俺該怎麼辦？」

幕僚建議的說：

「大帥您該派個有地位的人去，跟王狀元先商量商量，看他肯不肯當山東大學校長。肯當的話，他都有什麼條件？」

派了人去，把王狀元當山東大學校長的條件帶回來了。張宗昌的敦聘使者說：

「王狀元上了年歲啦，他是念在大帥的一片誠意，才肯答應當一任山東大學校長。就這麼樣，他還有兩個條件，得請大帥先答應他。要不然的話，他就不能上濟南府來。」

張宗昌眉頭一皺的問道：

「當校長還有條件呀？你倒給俺說說看，王狀元有那兩個條件？」



晚年時期的張宗昌

「頭一件，王狀元說，他怕聞汽油味，他坐不來汽車。」

「那就叫他別坐吧。」

「不成呀，大帥，王狀元言明在先的，他也不願意坐東洋車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王狀元說坐在東洋車上，人全露在外面，誰都瞧得見，很不雅觀。」

「那他要怎辦？」

使者悄聲答道：

「大帥，俺聽王狀元的口氣，他想坐轎子。」

「呸！」張宗昌說了一句粗話，兩肩一聳的說：「我道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呢？原來是狀元想坐轎子，想坐，就讓他坐吧！」

「王狀元說了的，他要坐轎子的話，就得坐四人肩輿。」

這下張宗昌聽不懂了，他問：

「啥叫做四人肩輿呀？」

一位副官上前一步告訴他說：

「大帥，四人肩輿，就是四個人抬的大轎。」

「好，就給他坐四人大轎。」

使者繼續覆命的道

「大帥，那王狀元

還有第二個條件。他說

他要兼任山東省政府的

教育廳長。」

磕三個頭當

場拜師

北洋軍閥手下的文

官，無非都是些個幫閑

脚色，張宗昌的濫發委

任狀，尤其是出了名的

。莫說山東省政府的文

職官員，便是他命脈所

在的直魯聯軍，也是番

號紛歧，隊伍紊亂。當

年人謂張宗昌有三不知：——一不知他究竟有多少部隊，多少餉械，二不知他有多少錢，三不知他有好些位姨太太，那倒是千真萬確，絲毫不假的事實。在張宗昌的心目之中，區區一名省府教育廳長，又算得了什麼？因此，他挺痛快的一口答應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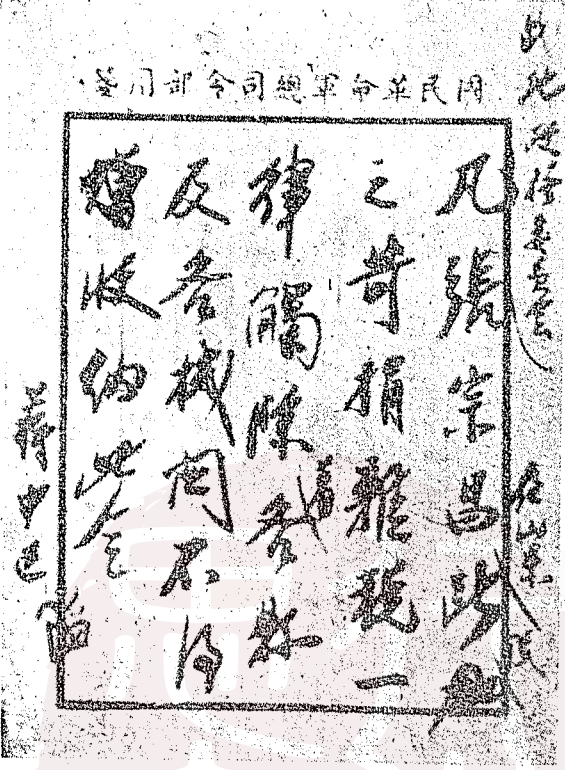
「好，就讓他兼教育廳長。」

給山東大學請好了校長，附帶的也解決了山東省教育廳長的人選問題，張宗昌平生第一次辦與斯文有關之事，他顯得格外歡喜，挺有興趣。想起自己身為山東大學的「學東」，「學東」請老師，也就跟鄉下私塾請老師一樣，有一定的儀節。張宗昌小時候讀不起私塾，一旦飛黃騰達，宰制一省，就想過一過當學東的癮。於是，他又度下令，妥善安排。

張宗昌的左右，摸着他的心理，有意識他演出一齣沐猴而冠，煞有介事的戲。因此，山東省教育廳廳長，兼山東大學首任校長王壽彭赴省城履新的那一幕，就够瞧老半天的了。

是日也，山東濟南省垣，文官袍服齊全，武將戎服輝煌，準時齊集督署，爲的是給張大帥充排場，當龍套。督署大開中門，備下鼓樂。冠蓋雲集，躑躅踰踰，正中間的大廳上，兩列侍衛雁序般排開，擠擁着正當中的「大成至聖文宣王」孔夫字神位香案，紅燭高燒，香烟繚繞，旁邊站着御大禮服的山東督軍兼省長，兼山東大學「學東」張宗昌。

俄頃，狀元公廳長兼校長王壽彭乘四人大轎，直抵督署轅門前，鐘鼓齊鳴，細樂悠揚，



張宗昌擴軍三十萬，橫征暴斂，民怨鼎沸，民國十七年今總統蔣公親率北伐雄師，掃蕩北洋軍閥，解氏倒懸，光復華北，右為蔣公下令取消張宗昌魯督任內之一切苛捐雜稅。

學東」張宗昌指派的「禮官」趨前迎迓，王狀元酒開八字步，邁過門廳，直上正廳上來。於是又有「學東」張宗昌親自迎接，張宗昌領着王狀元，走到孔夫子神位香案跟前，他自己斜着身子，

往香案旁邊一站。

整座大廳鴉雀無聲，針尖落地可聞，氣氛莊嚴肅穆，衆人但見王狀元走到香案前面，拂下兩隻衣袖，整整衣襟，一臉嚴肅的向至聖先師孔夫子行跪拜大禮。

禮畢，「東主」和「西席」相見，張大帥、王狀元握手寒暄，說了幾句門面話。

接着，便是既定的主要節目：「校東」張大帥爲「西席」王狀元洗塵，席設督署花廳，由張宗昌張大帥陪了去入席。

在席間作陪的，全是山東一省軍政高級官員，還有幾位年高德劭的當地士紳。王壽彭王狀元是個遜清遺老，民國古董，被張大帥張宗昌從滌縣拉到了濟南來，官拜教育廳廳

長兼山東大學校長，而且還對他執禮甚恭，十分尊敬，不用說他內心裏頗有知遇之感。因此，在杯觥交錯，賓主歡談中，他少不得要恭維張大帥幾句。

張宗昌起先像是也挺懂得禮數，他對王狀元的揄揚頌讚之詞，也曾謙虛虔敬的一一答禮。祇不過，多聽了些句美言，他又故態復萌，原形畢露，樂得搔耳撓腮的大放其厥詞來，張宗昌說：「俺這個人什麼都好，就差一沒上過大學，二沒上過中學，三沒進過小學。王校長，說實在的，俺很想趁此機會，也跟您上山東大學，也喊您聲老師，您道可好？」

得一個統兵三十萬，雄踞山東省的張宗昌這樣的學生，王狀元自難免喜出望外，心花怒放，他當着衆人一疊聲的答應道：

「敢情好，敢情好。祇不過委屈大帥做我的學生，可要折我的壽了。」

張宗昌見王狀元笑逐顏開，一口應承，登時便起身離座，斂容正色，必恭必敬，張長腿的壯碩身軀矮了半截，他推金山，倒玉柱般折下腰去，跪倒在地，行拜師之禮，連磕三個響頭。

王狀元口口聲聲的：「不敢當，當不起！」他也往斜刺裏一站，把個座位空了出來，算是虛位以待，受了張宗昌的大禮。然後，再由張宗昌伸手攙扶，重新入座。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，像半截黑塔似的站在地面，用立正姿態，雙手捧杯，敬了老師王狀元一杯酒。當老師的回敬如儀，得意洋洋，叫起張宗昌的號說：

「效坤啦，別的不敢講，你今後不管有什麼



「狗肉將軍」張宗昌和他的嗜哈二將，親信幹部，圖中前排「中張宗昌，左楊清臣，右褚玉璞。」

「疑難，我可以隨時給你解答。」

「這麼樣的說法未免有嫌自負。果不其然，方入門牆的弟子張宗昌，首先便提出了如下一問：

「老師，說實在的，俺想做個好人，留一點好名聲，就不曉得應該怎麼做法？」

俺娘改嫁該叫她啥

狀元老師險些給督軍學生問住了，想了半晌，方始決定先給張宗昌上一堂課，他使用手指沾酒，在桌上寫了一個「孝」字，指給張宗昌看。緊接着，便向張宗昌說：

「效坤，今兒個乘此機會，我先跟你講解一個『孝』字。你想做個好人，留些好名聲，是不是？我告訴你，這很簡單，試看古今中外，歷朝歷代，上起天子，下至庶民，但凡能孝的，那個人就壞不了，而且名聲必定好……」

詎料，話猶未竟，張宗昌却把「孝」字聽成「笑」字了，他插進嘴來高聲說道：

「老師，這個道理俺明白。不信您瞧，俺這一輩子裏，忍飢挨凍，担驚受嚇，也不知道撓了多少漏子，吃過多少次瘡，啥罪都受過了。可是俺自小到大，向來不哭，闔上了什麼全是扮上笑臉的。」

聽得狀元老師哭笑不得，僵窘無比，他祇好勉強扮起笑臉來解釋：

「效坤，俺說的孝是孝順之『孝』，不是啼笑之『笑』，分明是你弄擰了。『孝為百善先』，你總該聽見過這句話呀。一個人能對父母盡孝，自然也能對兄弟盡悌，對國家盡忠，對所有的

人講信修睦，那他就成爲一個好人，博得好名聲啦！」

殊不知，這幾句講解，反倒牽出張宗昌的一大篇妙論，同時更洩露了他難以告人的一段悲慘身世，淒涼遭遇。

張宗昌究竟是從那兒蹦出來的？這一個謎，也就自此豁然公開。

原來，張宗昌是在儘情吐露衷曲的說：

「老師，實不相瞞，俺是個不識字的，那個字是『孝』，那個字是『笑』，俺實在莫名其妙。不過呢，俺向來對人總是笑，算是懂得了『笑』的道理，那麼老師您說的『孝順之孝』哩，也不能說是俺不懂。想當年，在俺家鄉掖縣，俺家裏太窮，俺爹爹不活俺娘，一日三餐有一頓沒一頓的，到了冬天，一大家人連條被蓋都沒有。俺稍微長大了些，俺爹就叫俺去給人家當傭人，賺到手的幾個錢，全都被俺爹拿了去貼補家用。後來俺出了點芝麻蒜皮的小事，家鄉就不住了，飄洋過海走關東，俺家裏的日子更是撐不下去，俺娘逼得沒法，讓一個好心的伯伯接到他家，管吃管住，結爲夫妻，一塊就是好十幾年，反倒是俺爹，不曉得流落到那兒去啦。」

狀元老師聽得津津有味，竟然忘記了觸及山東督軍的隱痛，揭了他的瘡疤，可能會使他驟然省悟，老羞成怒。王狀元爲之神往的問：

「那後來呢？」

張宗昌却依然胸無城府，和盤托出的在娓娓細訴——

「後來呀，我從關外混到關內，關內再走關

外，一連兩趟出關又進關，我就混上了齊魯聯軍總司令，兼山東軍務督辦啦。」

「不不不，」狀元老師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：「我是在問你家裏的事情。」

「啊，是這樣的，」張宗昌滔滔不絕的往下說：「俺當了總司令，軍務督辦，更加要做好人，留好名聲了。就跟老師您講的一樣，俺很想孝順父母。就連那位養活俺娘十幾年，心腸怪好的伯伯，我也想像報答報答他。祇不過，唉！提起來

不怕老師您笑話，俺這位伯伯呀，他實在是討人嫌，盡在外頭胡說八道，說他是俺爹，鬧得俺一生氣，就想把他給斃掉！」

瞧他那副怒眉橫目，咬牙切齒的神情，狀元老師信以爲真了，連忙雙手直搖的道：

「嗯——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萬一你斃了他，那你娘又怎麼辦呢？」

張宗昌扮起笑臉來答道：

「我當然不會真的斃他啦！啊，俺就說實話吧，其實，是俺娘聽到了風聲，說俺要槍斃她的後夫，俺娘發了脾氣，把俺叫了去，沒頭沒腦，指着俺的鼻子，狠狠的罵了我一頓。」

「你母親是怎麼說的？」

張宗昌恬不知恥，笑嘻嘻的回答：

「俺娘罵俺忘恩負義，忤逆不孝，她老人家說：『當年要不是他，老娘早就成餓死鬼啦！他對老娘跟你的恩德，比你那個混球生身爸爸大的多嘞，要說你喊他聲爹，也不爲過呀，沒想的你還膽敢說你要斃了他，難道你就不怕天下人斥罵？』」

真沒想到認字恁難

王狀元祇好頻頻領首的說：

「嗯，你娘的這幾句話，說得也挺有道理的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」張宗昌雙手一拍的道：「俺娘的幾句話，可把俺說得心服口服了，當下俺就跟俺娘說：『好嘞好嘞，俺的老娘，你放一百個心吧。俺不拗他，還依娘說的，喊他聲爹吧。』」
 俺娘又說是：『那敢情好，可是，你當了山東督軍兼省長，也該叫你爹做個官呀。』我心想，就叫他也做個官，也沒什麼了不得，順口就答應了下來。這下俺娘且大樂咧，她拍著巴掌，哈哈大笑，還在直誇俺嘞：『這才算是真能孝順的好兒子啊。』老師，您說說看，俺算不算是孝順的呢？」

狀元老師掩口葫蘆的答道：

「算是孝順的，算是孝順的了。」

拜王狀元王壽彭為師，是張宗昌一生之中的得意之舉，他以末代狀元入室弟子為榮，處處都想表現表現。狀元老師才給他上了第一課，教他認識第一個字，他便想拿來傳授給他的部下了。不日，張大帥校場觀操，校閱以後繼之以訓話，這位不識之無的張大帥，就趁此機會，存心賣弄賣弄。事先，他命師爺寫好一個斗大的「孝」字，讓隨從副官雙手捧着。臨到大帥訓話的時候，他往講台中央一站，先是一聲喝令：

「李副官，拿孝字！」

在場官兵正一致錯愕，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。然而，接下來，却又眼睜睜的瞧見

，張大帥不讓副官衛士幫忙，他神色肅穆，親手將那幅「孝」字，掛在黑板上。

「孝」字掛好了，張宗昌正待開講，可是，他的壯碩身軀一讓開，講台底下，就有一名讀過些書的軍官，毫不容情的尖叫起來——

「大帥，孝字掛倒了！」

張宗昌一聽，立刻就轉回身去，向那幅「孝」字仔細端詳，端詳了好半晌，方始滿面怒容，向台下官兵厲聲呵斥的道：

「混帳，誰說俺這孝字掛倒啦？俺這是狀元老師教的，能錯得了嗎？」

台下官兵當然自此噤若寒蟬，一語不發了。「孝」字確是掛倒了的，則也是不爭的事實，張宗昌自幼浪闖江湖，閱人多矣，他自然看得出來識字官兵臉上要笑不敢笑，心中大不以為然的神情。所以，他在訓話完畢，回到督署以後，便將一位隨同前往校閱兼聽訓的師爺請到後衙，悄聲問他：

「俺今天掛的那個孝字，究竟是掛倒了沒有？」

師爺不敢隱瞞，只好據實回答：

「稟大帥，您掛的那個『孝』字，的確是掛倒了。」

張宗昌伸手直抓頭，大惑不解的道：

「按說不會呀！那一天，俺老師給俺上課，分明瞧見是那樣的嘍。」

直到這時，師爺方才得著機會，對他詳加指點的說：

「大帥，那天在王老夫子的洗塵席上，您是跟王老夫子面對面的坐着，王老夫子用手指蘸酒

寫個『孝』字給您看，他沒沖着大帥這邊寫，大帥在這邊看起來就是個倒的。這不能怨大帥您沒瞧清楚，得怪王老夫子一時忘了彼此所處的位置不同。」

一宗疑案終於弄明白了，張宗昌十分懊惱，他一拍大腿說：

「他奶奶的！真沒想到認字有這麼難！」

不過他大半輩子子裏吃不識字的虧，吃得太多了。因此儘管在他看來識字大難，張宗昌抱着一顆向上的心，依舊向王狀元求教如故。他待王老師執禮甚恭，大有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之概，他虛心求教，專心向學，精誠所至乃使金石為開。王狀元對張大帥的種種表現深切感動，因此也就不憚煩勞，多方指點，日積月累，張宗昌終於識得若干字了，有一天，他竟然向狀元老師提起，他想學一點實用之學。

王狀元無可奈何的反問他道：

「你要學些什麼實用之學呢？」

張宗昌早有所備的答道：

「最管用的學問，大概就是提筆寫信了。」

王狀元點點頭說：

「好吧，我就教你如何提筆寫信。不過，你想把信寫得好，必須先學尺牘。」

魯氏何辜慶父不除

該糟！張大帥又把話聽錯了，——這也難怪，在此以前，他根本就沒聽說過「尺牘」一詞。因此，他大為錯愕的問：

「老師，俺是想學寫信呀，你怎的叫俺先學

吃賭呢？不瞞老師說，這吃喝嫖賭四個字俺都有點學問，尤其是吃跟賭，不怕老師嗔怪，讓您老人家跟俺學學，那倒還差不多啊！」

字音之訛，又是冬瓜纏着茄子，連狀元老師都唯有苦笑搖頭。他從抽屜中取出一本最通用的「秋水軒尺牘」來，不厭其詳的告訴張宗昌說：

「尺是指尺寸，牘就是信函。古時候，信紙長一尺，所以叫尺牘。你要學寫信，先得讀一讀人家的信是怎麼個寫法，所以，就有人編好了尺牘，給學寫信的人參考。現在，我先從最淺顯的



艷星楊耐梅到濟南拍外景，與狗肉將軍張宗昌結了一段孽緣，也發了一筆小財。

信函教起……」

一連教了好些天，張宗昌彷彿已經開竅了，他嚶嚶着說：

「老師老師，俺會寫信了。您要是不相信，俺就寫一封給您看。」

王狀元抱着「姑妄言之姑妄聽」的態度，無可無不可的應允了。他命張宗昌寫他破題兒第一封信給他自已，看看張大帥的程度。張宗昌的這平生第一封親筆信，寫來一開頭，倒還挺合規矩。他記住了狀元老師的諄諄告誡，對方有號，就不可直書其名，這是寫信最基本的禮貌。而

山東濰縣狀元公王壽彭字次錢，但却由於張宗昌大馬關刀，粗心大意，別字連篇和筆劃欠缺自是想當然耳，因此，他劈頭便寫上：

「欠錢大子鈞金——」

祇是，知徒莫若師，王狀元一看「欠錢大子鈞金——」六字，誠然亦曾啞然失笑，不過他依然能够懂得，張宗昌原意是想尊稱：「次錢夫子鈞鑒」的，終因別字太多，或筆劃欠缺自是意料中事。此所以，他不但以為為忤，反倒由衷諒解，而在讀竟全信以後，搖頭播腦，讚不絕口，援筆批曰：

「張子督魯，位據要衝，日理萬機，全無暇晷。乃能逐日撥冗，延吾為師，執經問義，沈潛咿唔之學，為期雖暫，而成就斐然，實屬難能可貴也。張子誠自幼失學，不識之無，其穎悟實不同流俗，倘其能如吾輩東髮受書，循序漸進，焉知非翰苑人物！」

得了狀元老師王壽彭如此這般的評語，

張宗昌的一片苦心，矢志向上，總算絲毫不曾浪費了。

張宗昌，字效坤，山東掖縣人，綽號「長腿」，不知道是否因為他一打敗仗就逃得最快。此外，他又被人習稱為「狗肉將軍」。狗肉，即北方人所謂之牌九，一種「一翻兩瞪眼」的賭具，直接了當，乾脆俐落，賭者往往於幾副之間傾家蕩產，也不難在霎眼之間轉敗為勝，貧兒驟富。由而可知，張宗昌是一名有胆有識，敢作敢為的賭徒。這位賭徒出生在山東掖縣，然而却由於浪蕩江湖，掙扎求生，走遍了五湖四海，天南地北，浸假成爲中國現代史上最富神祕傳奇意味，最具羅曼蒂克色彩的人物。當他達成衣錦還鄉，魯人治魯的夙願。山東老鄉不但不以為喜，反而因為張宗昌的加速擴軍，膨脹實力，終使山東一省無法供應其糧餉械彈，龐大軍需，於是悉索敝賦，竭澤而漁，遂至田賦徵借，紙幣充斥，物不分鉅細，無不捐稅重重，魯人膏血爲之罄盡，元氣因而斷喪。此所以，狗肉將軍張長腿張宗昌在魯督任上，山東同胞會有「魯民何辜，慶父不除」的深沉感嘆。

慈禧與珍妃

章君穀等著
定價拾捌元

本書精選名作家章君穀、徐荻芬、康僑、龍寶麒、王成聖等佳作拾萬言，附以珍貴圖照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